

苗长水



犁越芳塚



作家出版社

圖說本



犁越芳塚

李學士題



苗长水

犁越芳塚

作家出版社

翠 越 芳 塚

作者：苗长水

责任编辑：白连国 杨德华

责任校对：祁 斌 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李士英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**电话：**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290千

印张：14.25 **插页：**3

版次：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381-7/I·380

定价：6.3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近照

文学小传

苗长水，1953年生于山东沂南，长于济南，1970年参军，曾做过几年炮兵，任过炮班长，营部书记，军区报社编辑。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毕业后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

从做士兵时开始学习写诗，散文，新闻报道及报告文学。尔后随波逐流地写小说，有短篇《净土》、《有一条这样的河》等，又有中篇《季节桥》、《冬天与夏天的区别》、《战后纪事》、《染坊之子》、《犁越芳冢》等，为文坛前辈们所厚爱，为朋友和读者们所支持。1989年3月《小说选刊》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、济南军区文化部联合在京举办“苗长水作品讨论会”，中篇《染坊之子》等被译为英文和法文出版，《冬天与夏天的区别》等分别获全国和多种文学奖。

在文学的小路上，他不是特别幸运者，也不是特别的不幸者。他感到文学生涯也是付出与得到大体相抵的，即痛苦与欢乐、悲哀与幸福大体相当，而那些永远隐藏于作家心灵中的伤痕，任何后来的欢乐都不可能弥补。

序

李 国 文

做小说和做人的道理，其实是相通的。

做小说讲究追求一种清纯的境界，做人何尝不如此。所谓清纯，包括天然去雕琢，不矫揉造作，不刻意营求的意思，也包括淡泊，宁静致远和从容大度。

我了解中的苗长水和他的作品，基本上是以上这样一个印象。

这些年来，我和不少青年作家相识，总是先从文字开始。和长水的来往，自然也不例外。

近几年来，小说的变化，蔚然成势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，这自然不是件坏事。世间万物，新陈代谢，是自然规律，倘无变化，便只有朽死了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：“文律运周，日新其业。变则堪久，通则不乏。趋时必果，乘机无怯。望今制奇，参古定法。”就总结了文学的变化和怎样变化的很重要的道理。

有如春风扑面的创新潮流，层浪迭起，令人有山阴道上，

应接不暇之势。在这潮流中，长水的小说能够异军突起，独树一帜，应该说，他是以清纯见长取胜于众多创新小说。

我初读他的小说，便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这种感觉的产生，是由于长水的小说，多少有别于当时那些颇负盛名的花团锦簇的新潮作品，而表现出他个人的创作性格。

我始终认为做任何事情包括小说创新这样艺术上的探索，过犹不及，太超前的实验，所收效果适得其反。当然我尊敬那些严肃认真的艺术上的探索的勇士，哪怕是证明了失败者，也应脱帽致敬。因为谁也没有把握打保票，保证任何变革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。但是我不赞成玩新潮小说，打着创新的牌号，企求达到艺术以外的个人目的，那就不足为训了。所以，在这股创新潮流中，出现那种眼花缭乱，甚至还有些喧嚣杂音的局面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此时，我读到了长水的《季节桥》，《冬天与夏天的区别》，稍后，又见到他《染坊之子》等一系列新作问世。在那几年间，时尚成为一种力量在影响作家，左右读者的势态下，长水坚持走他自己的路，读者对他的小说刮目相待，我想这也是值得思索的文学现象。

也许太热闹了反而渴望清静，看腻了重彩浓绘，华丽斑斓以后，说不定淡淡几笔水墨，更觉别致。我们从长水的小说世界里，领略了清纯的美。有如经历了繁尘闹市的喧嚣之后，觅得一片幽静所在，清泉淙淙，木叶飒飒，凉风习习，该是多么的心旷神怡呀！

正是这样，我们读到了长水用质朴的语言写出的别的作

家不写、不屑写的那质朴的乡土，质朴的乡亲和同样是质朴的过去或现实的故事。一片清纯，沁人心脾。离轰轰烈烈的表面效果好远好远，离吆喝叫卖的市场广告式的吹嘘好远好远，离热门叫座名利双收的经济效益好远好远，只是照着本心本意去写在许多人记忆里已经淡忘了的沂蒙山区。

我赞赏长水这种苦心孤诣的真诚追求。

作家需要这种艺术上的执拗。

其实，长水的这类小说，早已跳出前人的窠臼，而赋于这类似乎古老的题材以全新的艺术生命。我认为在旧有的基础上创新要更难些。

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新潮作品的光怪陆离，奇彩异色，对于不那么艳丽，不那么玄奥，不那么显露技巧的创新作品，倒视若平常。

其实，上乘的技巧，倒在于使人不觉其技巧的存在。长水能在这许多人涉猎过，关注过，写作过，阅读过的熟知的题材、人物、故事、情节的范畴里，经营出一片新天地，确非易事。怎样建筑起纯属他美学价值的创作风格，而不囿于前人？这就表现出长水对于生活的观察，对于历史的思索，对于文学的表现力，对于小说的变革，有其独到的见解。否则，怎样使那些已经在纸张发黄变脆的书本里，埋藏着的被冷落了的古老年代的记忆，又面目一新地出现在今天的生活中。

我以为这种努力，是很有意义的。逝去的岁月，那岁月里一切值得怀念的事物，一切值得珍惜的感情，只要作家的眼睛，以时代的视点去重新发现，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理

解，新的思索和新的美学享受。

所以，长水的尝试，也给文学拓宽了路子。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对战争与人，对革命与反革命，对根据地，对乡土乡情，民风民俗，对那块土地上的种种人文现象所作的思索。特别是对那种环境状况下人之本质的探求，都有别开生面的突破，大大丰富了文学领域，拓展了文学视野。

长水的作品，也印证了在小说创作的实践过程中，倘不能另出蹊径，大概是很难崭露头角的。所以，我很高兴把长水这些挺具有文学个性的小说介绍给读者。这些既是历史的，又是时代的；既不是因袭古老模式，令人难以卒读的，也不是追新逐异到使人无法接受的小说，我想会得到读者共鸣的。

直到后来苗长水的作品讨论会上，我才认识了这位青年作家。接着，他的《冬天和夏天的区别》获奖，我们又有机会接触。他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，和他小说一样，似乎为人文，都同在为力臻清纯境界而不懈。

如果说，写小说容易，写好小说难，写出不同凡响的好小说大概更难。那么，我相信，长水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的。

目 录

序	李国文	1
冬天与夏天的区别		1
犁越芳冢		62
染坊之子		214
漏网之鱼		280
战后纪事		345
秋雨之艳		416
我有一棵榆树		442

冬天与夏天的区别

李山他们这一拨民伕赶到孟良崮山下时候，正赶上了那一场雨。那雨是场奇雨，后来不管是老百姓们的口头传说，还是文史记载，逢论到孟良崮战役，没有不说到这场雨的。都说这场雨是专为孟良崮之战而落，出了孟良崮这片地界，往北，往南，都是滴雨没见。而在这之前那大战中的三天里，则是旱气炎炎，这雨要是早落一会儿，孟良崮上那几万国民党军队也许就不至于全军覆没了。它偏偏不早不晚，偏偏就是在这大战结束时的那一刻，骤然而降。以至于其时国民党报纸报道这场战役，待说到这场雨时，那调子是极为悲凉：“该日十九时，顷得空军通报略谓：十六时至十七时间，发现孟良崮西方六零零高地我军情况不明，仅孟良崮高地仍有激烈战斗等语。是时，狂风骤起，塵沙遮日，继以雨雹，迄二十时许，风雨消止。”

国民党空军的报告把那场雨的延续时间拖长了，因而就

把他们那支悲壮之师覆灭时刻的情景说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其实那场雨仅落了半个多小时，继而便云消雾散了。

李山他们是顺着西北坡上山的，那儿有座庙，他们在庙里避过了雨，准备上山去抢运伤员。那阵雨来得猛，去得疾，刚刚还是四野一片漆黑，一会儿的工夫，就看得见满山血水横流了。他们经过的这个地方，也不知原先守的是国民党七十四师的什么单位，那尸体丛中，还躺着些袒胸露臂的国民党女兵，一个个都很年轻，临死时嘴上还涂了口红。

他们越过这片女兵的尸体，继续往山上走，迎面正碰上一群走下来的八路军战士。那些战士也是焦头烂额，疲惫不堪。走到跟前这些战士才冲着李山他们说：“甬上山了，老乡，下去吧。”

李山觉得惊讶，怎么甬上山了呢？就说了一句：“我们是抢救伤号的呀。”

“这雨一浇，哪还有伤号了？”那战士说，“能活的都下来了，活不了的就死啦！部队都在撤，快走吧，老乡。”

李山这才明白，于是就带着他们这一拨人往下走。

这时候那一天的夕阳正在往下落，成百成百的国民党俘虏正在原封不动地扛着他们的武器往山下集结，成百匹被缴获的战马良驹在那儿咆哮嘶鸣，一切都是大战即将降下帷幕时的情景，而李山也觉得心中有张帷幕正在降下。

他在下山的路上走着，心中所体味到的就是这种帷幕正在降下的感觉。路上泥泞，黄色的黏土中粘满了麦草、畜粪、战争弃物。在身边跟着他的人有的背着长枪，他只在腰间别着那把单打一的匣子枪。其实这枪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个装饰，

珍贵的纪念性质的装饰。除了这个意义，他要它才没用呢，而且从来还没真正使用过它。现在他体味着那种感觉，觉得心中还有无限的留恋。

或者说是一种疑问：难道就是这样终结了吗？

在发生在家乡的土地上有历史以来的最大的一场大战的终结面前，他感到的是另外一种情感上的终结。

路边上有我军的临时战地包扎所，那里边现在乱成一团蚂蚁窝，突然有一个护士似的姑娘冲他们这边喊道：“喂！有知道往车次堡怎么走的吗？”

他们站了下来，李山说：“知道不知道的，反正都是嘴皮子底下的路。”

那姑娘一笑，接着就说：“那就快来抬伤员吧。”

姑娘们的笑总是很美的，不管她们人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，都会被人们立刻留在心底。李山他们这一拨人抬上伤员，就又奔了车次堡一趟。然后在第二天的下午才最后踏上归家的路程。这时候国民党的各路部队已从四面八方压了上来，回家的路上是漫山遍野的国民党。

这时候槐花也都开起来了，小灯笼似的槐花，小豆角似的槐花，连成雪白的海洋，弥漫着甘甜的芳香，最先到来的蜜蜂采集的就是它的粉蜜，没有什么能比槐花使沂蒙山人更能感觉到家乡的芳馨了，看见槐花开，思乡心愈切。

李山更想早点赶回家去，妻子也许已经临产了，临离家时李山只给她预备下一条干净的棉被。

当晚他们走到孟良崮北边那个叫北楼的地方，就看见国民党了。于是就把各自带的枪找了条山沟埋了，分散赶路。

李山只和本村的荣生搭伴。晚上他俩已经很饿了，也找不着地方吃饭，本想趁夜色悄悄绕路过去，可还是叫国民党给抓住了。

那家伙使了一棵“湖北条子”枪，脑袋也就是刚够到李山鼻子这一块儿，挺胖的小个子，问起话来和咱们的部队不一样。咱们部队看见人是先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这家伙一张口就问：“哪一个？”一听就是南蛮子。

李山和荣生还在沟里趴着，月光挺亮，看见那家伙瞄着这里就想放枪了，李山才说：“别打枪呀，老乡，我们是过路的老百姓！”

“你们拍拍手！”那家伙还不收枪。

李山和荣生俩人把手举起来拍了。他才叫他俩站起来过去。在月光底下这小家伙仔细看了李山的脸，李山知道，他从他的脸上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。李山的脸上有一种特别善良的神情，这种善良是他所特有的珍宝。小家伙的身边还有一条牛，牛在吃着青青的麦苗。

大概正是李山脸上那种特有的神情，使这小家伙尤其感到迷惑地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把目光转到荣生脸上，那是一张尤其平淡无奇的脸，因此这小家伙只一瞥，就立即把目光转回来了。他问李山：“你是村干部吧？”

李山笑道：“你看我像当村干部的吗？老乡？”

但他心里却非常明白，这小家伙他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。

李山的脑袋里想起来的，是若干年以前的事情了。但他

有个能记准了时间的好习惯，从十多岁开始，他就能记得住经历的事情的准确日子。他记得送父亲下关东的日子是正月十六，他十三岁那年的正月十六。后来他渐渐弄清了，每年的正月十五过了之后，是闯关东的人开始上路的日子。每年的八月十五之前，是闯关东的人归来的日子。如果八月十五之前回不来，这一年他也就不回来了。更多的人则是永远地不再回来了。他记得母亲最后一次摊煎饼的时间，第一次看见日本鬼子的时间，最后一队国民党正规军撤走的时间……现在他想起来的那件事，正是一九四一年的阴历九月二十。

那天区委书记武元把何青送上了山。武元骑着一匹老黄马，背一把单打的匣子枪，那时这枪还挺好使。他的脸上满脸雀斑，活像撒了一把荞麦皮，但却并不显丑，因为他有个待人豪侠的好脾气。他是带了一副担架把何青抬上来的，随来的还有何青的丈夫刘浩，那时候他是咱们教导第十旅的旅长。刘浩骑着一匹仿佛胭脂色的杂毛马，马不高，但四蹄翩翩，行姿潇洒。

他们一行人上了山来，下了马，武元对李山说：“这担架上的就是刘旅长的爱人何青，打算安排到你这来休养一个阶段呀。你看行不行呢，老李？”

李山住的这个地方叫锹板子崮，沂蒙山七十二崮中的一崮。他这个石头垒的院落是在山半腰上的，三间石头垒的团瓢屋，屋顶是草的，就李山一个人住着。山腰下树木葱郁，从底下走，看不见他住的这地方。而他往高处一站，四野之外，一目了然。

李山当时就说：“这还有什么行不行呀，何青同志是养伤

呢，还是有病？”

“是有病，妇女病。”武元稍有窘色，“要是形势好呢，就不在你这了。可现在我想啦，就你这里最合适啦。你就多照应着点吧，老李，我知道你，要不然就不上你这儿来啦。等形势好点，再给你雇个老妈妈帮忙。”

大概刘浩早是什么都知道了，一直也不说话，只管微笑着盯住李山。待到把何青先草草安置下，打发担架走了之后，他才从腰里摸出了一瓶酒。

李山看了酒笑道：“我说闻到股子奇有的香味呢！”

刘浩说：“没别的感谢你，老李，就陪着你喝一盅啦。”

李山的眼睛早被这酒照亮了，根据地里为了节约粮食，早就明令禁止酿酒了。但庄户汉子们见了酒还是很高兴的，李山还存了一截腌白鳞鱼肚子，立时就用小铁锅煎了出来，嘴里不由也想出口成章。沂蒙山人逢到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，都有这种出口成章的功夫。

“月姑娘，跟俺走，我买烧饼你打酒。你一盅，我一盅，咱俩喝个对脸儿红！”李山就这么唱了一段。

他这一唱，把刘浩和武元都唱高兴了，仨人就在灯底下喝酒了。酒喝得很痛快，武元的雀斑脸喝红了，他抹着脸对刘浩说：“什么叫朋友？他和我，李山和武元，这就叫朋友！”

“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”刘浩说，“只有你们两个才是朋友！”

李山说：“刘旅长，你的爱人在我这里，你放心就是了。鬼子一般看不见，来了咱就往洞里钻。这山上沟子里我挖了九个洞，里面有草有铺，到时候也有吃有穿，保你的押寨